

2024年3月17日
星期日
责任编辑:朱 洁
美术编辑:张 武
校 对:贺天鸿

现代诗

樟树下

杏子

在樟树底下
我听到密密麻麻的鸟叫
想找到它们
却一只都找不到

樟树叶于太密
发射声音的位置太多
找鸟
肯定徒劳

我于是想象
密密麻麻的鸟在密密麻麻的树上搞什么
恋爱、吵架、斗殴
还是族群开会、审判某一只鸟……

突然有人踢了樟树一脚
接着发出一阵狂笑
密密麻麻的鸟叫
变成密密麻麻的扑腾声

密密麻麻的叶子上浮起一片“黑雾”
升腾,消失……
有莽撞淘气的孩子问
“你看到了吗?”

散文

沧桑楮树

姜满珍

楮树又叫苦楮、大叶榕树,有甜楮、苦楮之分,它是长江流域的分界树,仅适宜于生长在温度不是太低的长江流域以南的地方,好多地区都有生长了几百年的楮树,历经酷暑严寒,依然苍翠葱茏。

株洲就是因为楮树而得名,古时地濒湘江,多沙洲,遍生楮树,故以地形、植物命名为楮洲。南宋时“朱张会讲”后,借游南岳衡山,朱熹事后在《南岳游山后记略》中有“丙戌至楮洲”的记载。从南宋开始官方文书大部分用楮洲,民间多用楮洲。清光绪三十一年(1905),株萍铁路通车,仍书写古名“楮洲”,清宣统二年(1910)粤汉铁路开通就改称“株洲车站”。

苦楮树的得名与其味道、特征有关,“楮”是形声字,从木,诸声。声符“诸”也兼表义,该树是一个群落,加之果实味道苦涩,故名苦楮。它喜阳、耐干旱、耐贫瘠,常生于山坡、丘陵中,风吹、水流、鸟衔,都可自然播种。楮树还有一个重大的功能耐火,俗语云:“老楮嫩丝,打破吹火筒”。树干通直,树冠浓密,叶片较厚、革质、萌芽力强,可用来营造生物防火林带,自然阻止大火蔓延,很受林业界人士的厚爱。据专家说,甜楮树的野生林现已比较少见。

楮树春夏秋冬皆为常绿,春天开黄绿色小花,花多香味悠扬,给人沁人心脾之感。夏天结绿色果实,秋天果实变黄,冬天自然坠落。农村有不少人在树上摘果实,小孩子在树下捡果实,回来做成苦楮粉、苦楮豆腐、苦楮粉皮等诸多美食,清香可口,祛火祛毒,难得的药食同源的植物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楮子条目中记载:(苦楮)“结实大如榧子,外有小苞,霜后苞裂子坠,子圆而有尖,大如菩提子。内仁如杏仁,生食苦涩,煮、炒乃带甘,亦可磨粉。”

据说,苦楮代表着故乡,寄托着乡愁。宋淳熙三年(1176),朱熹第二次回到婺源祭祖、拜望宗族长老。并在来家庄植下

了一棵楮树,就是让它代替自己朝夕陪伴在先祖身边,以尽孝道。距今已有八百多年了,仍然郁郁葱葱,苍翠如盖。

在我们家乡有一棵近三百年的楮树,位于渌口镇王家洲村,与它相距几十米的地方还有一棵古樟,村里人称它们为姊妹树。它们历经几百年依旧枝繁叶茂,生机勃勃,古楮树如一棵大蘑菇散落在村庄,又如天空降落了一把巨型的绿色大伞,荫蔽着村庄的风霜雨雪、炎热酷暑。据当地老人说,这棵楮树可有灵性了,1958年,湾塘、柏树、象石、王家洲四个村合成水口片,都在楮树附近办公,住户口搬迁至其他各个村,楮树枝叶开始发黄有枯萎至死的迹象。1962年水口片解散,大家又开始搬回原来的住址,楮树像守望村庄多年的长辈,精神倍爽,身体渐趋恢复元气,整棵树焕发前所未有的活力,日趋茁壮。直至现在仍旧开枝散叶,果实累累。听村民说有三个农民不同时期砍掉了三个很大的树枝,三个人不久后都莫名其妙地离开了人世,是巧合还是楮树真有灵气?不管是不是唯心的说法,至今无人再敢动楮树一根枝条。他们还回忆小时候在树上掏鸟窝捉迷藏、睡懒觉的情形,那时候没煤没柴烧,要砍柴的小伙子爬到树上将鸟窝全取下来挑了一担满满的,回去被爷爷奶奶臭骂了一顿,悠扬的,还真找到了两粒楮树种子,带回家准备春天将它放在泥土里孕育一下,看能否长成蔽荫大树。

最让我期待的是明年我们家乡将为古老的楮树专门建造一个公园,公园内外均有江南风味的民俗依次林立,我想灵秀的楮树将会更加旺盛蓬勃,还会有更多的楮树拔地而起。



云上大院 超凡脱俗的美

赵秀

最近翻手机旧照,翻到去年冬天在云上大院看雾凇拍的照片,觉得太美了!那时快过年了,本想去神农谷玩,后来家人说先去大院,夏天再去神农谷。

(一)

炎陵的云上大院平均海拔1350米,地处罗霄山脉中段万洋山西侧,北和江西井冈山市交界。有着面积巨大的野生高山杜鹃花群,还有神农瀑布、万年高山湿地、盐茶古道、冰瀑布群等景点,重山叠嶂,森林莽莽。

我们穿过许多村庄,经过一个又一个竹林,在林间路上穿行。车越往上升,山体就越白,结冰就越多。

每一段山路都有一些不同的风景,有一些山路左边壁立千仞,右边云海茫茫,有一些山路两边都是森林,披挂着冰晶,美不胜收。有些路行驶了很长一段,只看到一棵树,枝干枝条洁白晶莹,远远看去孤零零的,遗世独立超凡脱俗,像一棵天地之间的水晶树。不同的树,总让你惊喜连连,迎面扑来的那些雪白的树枝,仿佛要扑入你的怀抱,我们像精灵穿梭在原始古老的冰雪世界。

我无法准确向你形容我沿途感受到的那种美,彻底洁白的风景,优美大方,清新动人,就仿佛不在人间,而是上了天堂。空气虽然有点凉,但能够明显感觉到与别的地方不同,因为极其干净,没有一点杂质。

我们去的那天山上结冰,但路上没有结冰,如果再冷一点,或雨雪交加,路上就要结冰了,路面上结冰了就不能上山。因为天冷,盘山路上十分幽静,有一种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”的感觉。车越往山顶上走,越幽静,空气也越好,山间也越洁白,走进去就像是进入一个梦境。

(二)

山中的雪景我从小是看过的,炎陵山多竹子多,尤其是到了天冷的时候,竹林的雾凇就像一个白色海洋。山上的树和野花野草都结上了冰,当你从叶和花上将那小块冰拿下来,就像是拿到一个冰块的模型,比最厉害的雕刻师雕刻出来的还要逼真。

我们将车停在一片很大的竹林面前,满目皆是竹林雾凇,有一些竹子被压弯了,像在跟你打招呼。整片山都是竹林,气势浩大,震撼人心。不是雪的那种乳白,是那种透明的白,如果出太阳,阳光照射在上面,一定会反射出十分耀眼的光芒。

下车后我便四处溜达,像个放归山野的野兽,因为空气中的湿润都被凝结成雾凇,因而比山底下更干燥凉爽。走着走着,也不觉得那么冷了。我不断拍照,可总觉得拍出来没有看到的那么美,用全景模式也拍不下它整体的壮丽。在大自然面前,人是如此渺小。它远比电影里的冰雪世界美,科技都无法传达那种美,因为它现在是在真切切存在于此,你是真正身临其境,不仅仅是用眼睛看到,而是用全身心感受到它的美,它的气场。

走到一个山顶,有种“一览众山小”的感觉,云雾飘荡在空中,天空淡蓝色,带点儿白,显得朦胧。山上到处都是树,高低不一,形态各异,有的树树干修长,直插天空,只在顶端突然长出众多的枝条,枝条上结满了冰,就像是被魔法变出来的。

小时候几乎每年冬天都会下雪,雪布满在山间田野树林,形态各异,有着圆润童真的线条。我会跟我的朋友们打雪仗,堆雪人,玩冰条,到结了冰的河上玩。看到云上大院的雾凇,不禁喜悦惊叹,仿佛回到童年。

(三)

天地之间一片茫茫的白,清绝绝伦。在城里,只有下大雪才会那么白,而且那种白大多是一些参差交错直线,在山里,风景的线条大多是弯曲的。那些云雾,舒展又凝重地徘徊在山的面前,让你无法看到山的全貌,使它具有一种若隐若现的神秘感。站在高处看着风景,总是心旷神怡心胸开阔,虽然并不能看到风景的全貌,但那种被云雾遮挡的美,更显得大气、深刻,这是一览无余不能体现的。

云上大院还有一个有名的景点,叫归龙窝。归龙窝四面高,中间地势更低,有许多起伏的小山,像巨大的乌龟一样。梯形坡上种满了茶叶,有规模较大的乌龙茶园,冬天,茶园尽是洁白。在山里你很难一眼望去看到很远的地方,因为总会有山阻挡你的视线,但是在归龙窝,你放眼望去视野格外开阔,无数个隆起的坡,像巨大的龙沉睡在那里,特别庄严。到了冬天乌龙窝都结冰了,远看仿佛是上天摆在那儿的一个巨大晶莹的器皿,充满着神性。

整个天地之间都是白色的,只有我们穿着黑色或深色羽绒服和大衣,站在那儿就像些小小的黑点。因为冬天天色暗得早,加上山路难走,所以我们要赶在天黑前下山去。无论上山还是下山之路,车在山林中行驶,都带来一种峰回路转惊喜连连的感觉,无论从哪个地方转弯都有一片雪白映入眼帘,我们仿佛行驶在白色的时空隧道,要穿越时空,到1000年前去。

看了这云海漫漫,晶莹雪白,看了这玉树琼枝,冰清玉洁,真是赞叹有加。古往今来,那些最美的最干净的地方总是人烟稀少,没被破坏,但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到这里来看看这里的景色,感受一下它超凡脱俗的美。

株洲味

浏山糯米香

魏芸霞

走进浏山,就像穿越了时空,来到了一个世外桃源。这座上世纪50年代修筑的浏山水库,就像一块晶莹剔透的蓝宝石,镶嵌在浏山的群山之中。

库区内树木苍翠,碧水轻漾。薄雾轻绕的水面,一群洁白的白鹭正轻舞翩跹,水里倒映着它们轻盈的身影;几只灰褐色的野鸭悠闲游弋,划出一道道浅浅的水纹,轻漾开去;树枝上一只小巧的翠鸟,突然飞入水面,击水疾飞;草地上牛羊成群,悠闲甩尾,低头啃食着青草;岸边渔人静静垂钓,环库公路的健康跑道上,一群身着运动服装的人们,沐浴着柔静的春光休闲运动。

环绕水库一周,几十家农家乐安静地散落在群山的褶皱里,每家每户的招牌和菜谱里,都有一项特别推荐的本地特色美食:浏山糯米饭。近年来,浏山糯米饭成了食客们朋友圈、抖音号里的常客,吸引着三湘四水的食客纷至沓来。

第一次吃浏山糯米饭是在先生的叔叔家里。

勤劳敦厚的叔叔,一身皮肤粗糙而长满皱纹,但身体壮实,像老家门前那棵高大的栗子树,年复一年,沐浴着山里的春风秋露,静静增长着看不见的年轮。在叔叔还是孩童的年代,缺衣少食,糯米饭是山里人家逢年过节才有的美味佳肴。每逢过年,爷爷都要将收藏着的为数不多的糯米和芝麻豆子等拿出来,做一锅糯米饭给孩子们吃。爷爷做糯米饭的时候,叔叔总是好奇地踮着双脚站在灶台边观看;后来,叔叔长成少年,帮爷爷打下手,添柴烧火;再后来,叔叔找了婶婶,从爷爷的手中接过了年夜饭的锅铲,只是过年吃糯米饭的传统依然没有改变。

浏山糯米饭做法传统且讲究,须用柴火灶和铁锅,还得两人配合,这是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。

醃浏山的柴火灶也很有特色。灶门和锅的位置是分离的,灶门在厨房墙体的外面,灶膛设在厨房里面,这样既可以保证厨房的干净整洁,又没有烟火熏燎,很是科学。叔叔婶婶分工合作,一个负责烧火,一个负责做饭,两人配合,其乐融融。

做事麻利的婶婶准备食材,叔叔则给红形形的灶膛添了一把斧劈硬柴,舀起一瓢热水洗锅。洗净了的铁锅锃光瓦亮,一瓢油下去滋滋作响。倒上黑豆和花生米,一頓翻炒,随着噼里啪啦豆皮花生米爆裂的声音,厨房里香气弥漫。倒入淘好的糯米,与香气融合。此时,只见叔叔身子微倾,双手持锅铲,顺着锅底喇喇地搅拌。当米粒开始发粘,底层的米粒

小小说

离婚

刘正平

推开病房的门,一见娘,素素的泪水就哗啦啦往下流。“还痛吗?”她问。

娘的头上被缝了好些针,包扎得严严实实的,有气没力地说:“这一次,一定要和他离。”

素素劝道:“六十多岁的人了,还闹啥子离婚?这些话,你莫当着娟娟讲。”

娘住院后,她和弟弟轮流护理,她是来接替弟弟的。环视着空荡荡的病房,不由犯疑:“虎仔又溜到他婆娘那里去了?”

娘答道:“没。娟娟也来了,他俩买饭去了。”

虎仔和娟娟几天前才领证的,新婚燕尔,如胶似漆。

这不说曹操,曹操就到。两人勾肩搭背地来了。娟娟给娘上围兜,一勺鸡汤、一勺饭,换着送到娘嘴里,动作娴熟又麻利。

饭后,娘挣了挣身子,要解手。娟娟即从床下拿出尿盆,

塞在她屁股下。“哗”一声,一股恶臭扑面而来。

侍娘解手,素素忙去抢尿盆,“我倒,我倒……”这样

邈邈话,不能叫还没过门的弟媳做,但尿盆已被娟娟抓在手上了,硬是去抢,又怕尿尿溢出来,只好作罢。

娟娟将尿盆倒了、洗净,重新搁在床下。捂着散乱的头发说:“姐,我要去去上课了。”便匆匆走了。她在一所乡村小学任教,每天课程安排得满满的,都是忙里偷闲来看娘。

多好的媳妇啊,能干、有孝心,模样也长得俊。待娟娟远去,素素两眼直直地盯着弟弟:“婚姻不是儿戏。你三十岁的人了,这次可要好好好珍惜啊。”

虎仔做了个鬼脸,立马举起右手说:“山无陵,江水为竭,冬雷震震,夏雨雪,天地合,乃敢与君绝。”

看着他那副傻样,素素不禁扑哧一笑。

走廊上传来嗒嗒嗒嗒的脚步声,护士走路永远是那么风风火火。她端着托盘,推开房门叫道:“肌注。”怕听不明白,又补充道:“打屁股针。”

此时,一个怪模怪样的老头在门口探头探脑,帽檐遮住了他的眉毛,他又系着大口罩,看不清面容。护士喝道:“看什么,出去出去!”但那家伙不依不饶地走了进来。

素素才发现是老爹,铁下脸:“爹,这叫家暴,触犯了刑法。晓得不?”

他爹把帽檐往后一推,扯下口罩,指头点着他的脸:“你看,这叫啥?”

满脸都是被指甲抓破的伤痕。

看来是爹的拳头硬对上娘的“鹰爪功”了。都说“打人不打脸,骂人不揭短”,素素嘟哝着:“娘……您……您也是……”

娘拍膝打腿地大哭起来:“日子没法过了,离婚,一定离,砍了脑袋都要离。”

姐弟俩傻傻地站着,不知说啥好。

爹有些后悔。这些天,有上餐没下餐的,没有女人真不是个家,但一进门就遭到围攻,火气又上来了:“离就离,谁怕谁。”

两天后,弟弟来换班了。素素将怎样给娘翻身、服药、换膏药等细枝末节一一叮嘱。

刚迈出门,就被娘叫住:“这挨千刀的,炒菜、煮饭都不会,饿死活该。你不要去给他做饭哟。”

素素心知肚明娘这是在说反话,提醒她不要忘了给爹做饭。

她差点笑出声来。爹妈相依为命几十年,即便打得鼻青脸肿,婚都没离成。

十天,娘出院了。回到家里,老两口“冷战”几天后,便和好了。

莺飞草长,到了清明节,虎仔回家上坟祭祖。爹瞅着他身后空落落的,问道:“娟娟咋不来呢?”

弟弟耷拉着脑袋,不吱声。

爹板下脸,“领证了,就是俺们家人……”

天气渐热,田垄间的禾苗开始抽穗扬花,眨眼就是端午节了。娘催促爹:“该准备给亲家送节礼了,你去圩上瞧瞧,挑着好的东西就买上。”

传统的端午节礼很有仪式感,要送“十子”:衣料子、猪肘子、猪肚子、包子、粽子等。许多东西突然紧俏,往往买不上。

爹笑道:“他娘,你见过谁家送节礼还那样繁琐?现在都是送红包,远不买东西那些钱,没准虎仔早已送去了。”

端午那天,娘望着路上成双成对的红男绿女,念个没完:“娟娟咋还不来呢?”

纸包不住火。虎仔嘟哝着:“我俩离……离了……”

“离了?”娘惊得把嘴巴张得老大:“啥子事嘛?”

“这要啥子事嘛,心里觉着别扭就离呗。”

“你这兔崽子,年年做新郎,把家底都耗尽了。去年离婚,今年领证不到三个月又离。”爹操起木棒直追:“看我打不死你!”